

今世說

清王昶撰

上

進步書局校印

今

世

說

上

馬

經

清王暉撰

今世說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今世說提要

清王昶撰凡八卷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為藍本冠以今字以皆近事也分類亦從其舊僅刪去自新黜免儉嗇讒險紕漏仇隙六類至惑溺一類存其近雅者玩其詞旨稱許既不無溢量刻畫亦未免太似標榜聲氣之書未可據為實錄載入已事亦乖體例然時彌近則易詳亦時太近則易濫固著書之通病正不必為昶咎也

今世說序

古無今今無人則其說已若言足傳人人足重世何讓古人使今獨聞寂哉或曰國有史其大也傳曰否大者傳其人細者傳其神且而亦知日影穿隙乎不必出見日識全日矣則夫一言一行傳其人之神何以異是王先生丹麓讀書不下古人結交必上今人予讀其所著書皆自成一世謂非今人能說亡何而今世說又成見其包舉羣彥言關至極簡秀韶潤胸無宿物雋不傷道而巧不累理嗚呼直世說耳何今之見哉夫一世所傳不過數人人率不過數語今俊顧廚及轉多于昔善談名理爭勝于舊此固秀良輩出神鋒太雋然耶乃吾獨多王先生之彈見洽聞能使休明一世如此也先生曰愚不逮古而闕其譏險仇隙數則即其說不全補乎其俟予曰是隙之目也必排闥撒瓦以延光明將疑無全日哉知此即簡傲汰侈惑溺善讀書者猶將闕之而補于何俟先生善予言乃著於篇同郡馮景香遠撰

今世說序

康熙癸亥秋予有兩浙通志之役其人物多得之於墓碣家乘所傳浮夸失實刪訂為煩而王子丹麓乃以今世說見示誦之清風襲人耳目為之一易昔人謂讀晉書如拙工繪圖塗飾體貌而殷劉王謝之風韻情致皆於世說中呼之欲出蓋筆墨靈雋得其神似所謂頰上三毛者也丹麓少負異才所著霞舉堂集流布藝林而是書自謂非海內第一流不登且又遲之又久而後成撰緝既專品隲彌當如德行言語諸科固當奉為指南即忿狷惑溺迹涉風刺要無傷於大雅縱使其人自為讀之亦復粲然頤解至於贈言同人亦閒採一二為丹麓寫照焉大率與臨川所撰相為伯仲比諸元朗駕而上之予謂臨川宗藩貴重縉潤之功或有藉於幕下袁鮑諸賢而元朗自西漢以逮金元上下數千百載供其掇拾乃丹麓以一布衣僻處窮巷斟酌損益一出心裁且止以四十年來睹記所及而工妙如此則其難易固相倍蓰矣昔典午一代清言流弊而本朝綜核名實不尚虛無集中單詞隻簡清英淵雅適可為鼓吹休明之助有昔人之功而無其過讀是書者亦可以論世云遂安毛際可會侯撰

今世說序

夫學者屈首受書一聞古人之名輒俛焉歎阻所恨生不與之同時不獲聆其緒言
觀其行事然而古人之言行載在簡編者可考而知也試思四海九州之大光嶽之
氣蘊降鬱積豈無有一二媲美古人者哉豈無有乘時挺生卓犖魁傑能創古人所
未見者哉而循誦習傳之輩以為今人也而概忽諸此其人縱令生與古人同時日
聆其緒言觀其行事亦漠然不相接以終其身焉已矣予友武林王子丹麓學贍而
行修潛心經世大業一時賢豪長者多慕與之遊所著詩歌古文宏深奧衍不啻富
金匱而續青箱矣已復手訂今世說一書蓋祖劉氏所作世說新語而稍節其條目
予受而讀之自清興以來名臣碩輔下逮巖穴之士章句之儒凡一言一行之可
紀述者靡不旁蒐廣輯因文析類以成一家言其大要采諸序記雜文之行世者而
不敢妄綴一詞其詳慎不憚煩如是丹麓又言臨川當日以今人述古人故取裁多
而徵信亦易吾之為此以今人述今人見聞多所闕遺書未成而訾警者紛起吾甚
悔其拙也予曰不然臨川之書敘列晉人者居多而上逮於東漢三國諸君子夫晉
人尚清談一時名流慕效相與蔑棄禮教脫畧形骸以為曠達其流禍至於中原板

蕩神州陸沈論世者於此為之三致慨焉今去古日遠士大夫鑒於先代末流之弊
駸駸乎抑遠浮華敦尚實行此亦轉移風會之一善機也是編所載多忠孝廉節之
概經緯權變之宜其大者實有裨於國家有功於名教至於風雅澹詞山林逸事足
以啟後學之才思資藝林之淵藪者無不表而出之雖其人之生平不盡此數語即
是編亦不足以盡當世之賢豪而條疏節取之下使人人解頤欣賞如入寶山如遊
都市其為益也不既多乎且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又烏知過此以往不有
學深思者起而酷嗜此書加之博稽詳覈以備一代理人文之盛而後乃知丹麓倡始
之功為不可泯也豈得謂古今人不相及而遂有所軒輊於其間哉予故因丹麓之
請而為序之者如此歸安嚴允肇修人撰

今世說序

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宏長風流雋旨名言溢于楮墨故通人雅彥君辰少年皆喜觀而樂道之其後有瑯琊補華亭語林溫陵初潭林陵類林其書咸有可觀然以視世說有間其故何也蓋劉去晉未遠竹林餘韻王謝遺風不啻耳提而面命之其涉筆簡而該其命意雋以永去其稂莠掇其菁英誠史家之支子而藝苑之功臣也今王子丹麓萃數十年以來見聞所及輯為一書取精多而用力勤幾與世說並時矣譬之飲食大官之饗有時厭飫楂梨橘柚則齒頰生津矧所採輯皆一時名流披卷展玩有如晤對昔人命千里之駕作永久之譚今得于寸楮遇之詎非快事哉近梁水部慎可有玉劒尊聞而吾友陸景宣著口諧徐武令著廣羣輔錄丹麓此書真堪媲美見我武林之學必原本古人非妄為作者也故不辭而為之序同邑丁澎藥園撰

今世說自序

自經史而外著述之家不知幾千萬計而其書或傳或不傳即幸而傳矣人或見有不見獨世說新語一書纂于南宋多摭晉事而兼及于漢魏垂千百年學士大夫家無不翫而習之者雖臨川王之綜敘清遠自高亦以生當其時崇尚清流詞旨故可觀也至於今讀其書味其片語猶能令人穆然深思惟恨不得身親其際與為酬酢假得王謝桓劉羣集一室耳提面命其心神之怡曠抑何如耶今朝廷右文名賢輩出閥閱才華遠勝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勝載特末有如臨川裒聚而表著之天下後世亦誰知此日風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予不敏志此有年上自廊廟縉紳下及山澤隱逸凡一言一行有可採錄率獵收而類紀之橐凡數易歷久乃成或疑名賢生平大節固多豈獨藉此一端而傳不知就此一端乃如頰上之毫睛中之點傳神正在阿堵予度後之人得覩是編或亦如今之讀臨川書者心曠神怡未可知也雖然臨川取漢末魏晉數百年之事網羅編次遂勒成一家言而予欲以數十年中所見所聞與之頡頏世有覽者毋亦笑予之心勞而日拙也夫

康熙癸亥仲春武林王晫題于牆東草堂

今世說例言

一是集名賢斷自 本朝為準。間有文章事業顯于勝國而卒于 本朝者。要不可不謂今之人也。亦為採入。

一世說例多異稱。鈍資難于記憶。是集名賢。或字或號。止載其最著者。雖至數見。俱各從同。以便披覽。

一是集條目俱遵世說原編。惟自新黜免儉嗇譏險訛漏仇隙諸事。不敢漫列。引長蓋短。理所固然。乃若補為全目。以成完書。願俟後之君子。

一是集所列條目。祇據刻本。就事論事。如此事可入德行。則入德行。可入文學。則入文學。餘皆倣此。乃有拘儒欲指一事概以生平。至罪予論列不當者。請勿讀是書。一是集事實俱從刻本中擇其言尤雅者。然後收錄。若未見刻本。雖有見聞。不敢妄列。昭其信也。

一孝標之注世說。博引旁綜。所采書目。幾至一二百種。近日無書可考。時賢履歷。徵據尤難。是集注內所載爵里。以及生平大畧。俱不敢憚煩。廣為蒐輯。若偏覓不得。甯使闕如。以俟後補。

一昭代右文名賢輩出嘉言懿行固不勝收而是書止據所見諸集輯成覽者無罪其不廣也凡我遠近諸名家倘以全集見貽自當細搜續輯彙訂今世說補一書務期蚤寄郵筒庶免遺漏之慮

一物力艱難剗剗之資全賴好事倘有高賢傾囊解橐以助東槩則闡幽表微為德不淺

一汪鈍翁太史說鈴一書詞旨雋永妙並臨川偶從吳江得見刻本停舟借錄約數十條意在宏暢宗風遂忘掠美之嫌

一陸子麗京向著西陵新語因暮年寄跡方外未有全書今嗣冠周手授彙本是集採拾頗多要非無據

一汪太史舟次林使君西仲毛大令會侯朱處士若始一見是書遂相欣賞品題之下閒有權衡要歸至當受益良多

一丁儀部藥園孫子宇台張子祖望毛子稚黃陸子蓋思諸子虎男各出案頭新書慨然借錄淘金入冶集翠成裘良友佐理之功自不可泯

一方渭仁太史貽書相告期以史局事竣或得乞假歸來佐成快舉今急欲出書請

政當世不能久待殊為歉然然來書有云事取其核義取其公辭取其馴雅三復佳言故當不負良友

一是書原與同人互相參訂集中所載先君實行二條皆同人從志傳採入故名字稱謂一從本文非晫敢附於臨文不諱之義也至晫平生本無足錄向承四方諸先生贈言頗多獎借同人即為節取一二強列集中實增愧慙

松溪主人王晫識

今世說評林

洪暉吉曰。自劉義慶創為世說新語。而劉肅倣之為唐世說。何良俊廣之為語林。李紹文復成皇明世說。至本朝文物之盛。其持論風旨。尚無有編輯成書者。丹麓王子。殫見洽聞。凡數十年中之軼事。莫不排纂而表著之。相其體製。直欲遠攀新語。近抗語林。何止壓倒唐明世說也。

林西仲曰。品必取其最高。事必取其最奇。語必取其最雋。不須復道。即摭拾之廣。似非積數十年之用意。未易得此。予嘗語人云。入杭若不賞識丹麓。必非佳士。或不為丹麓所賞識。亦非佳士也。讀此尤信。

顧且菴曰。丹麓著述等身。上下古今。探微索奧。藝林得其片玉。莫不奉為拱壁。茲復成今世說一編。言近旨遠。真得晉賢風味。予每嘆世人去古已邈。凡可悲可愕之事。接於前漢焉。如不相關。曾不思所以斡旋補救之。丹麓獨能於冷語軼事。隨所睹記。皆逼露其精神。誠天下有心人也。且以見動止語默之細。皆足為讀書窮理之助。學者其容忽諸。

薛依南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說。此李充語也。世間豈無可說者。蓋不屑為說也。其

傲已甚夫說自在世我不能強為禁猶之不能越為代也以說還說焉可古世說如是也今世說亦如是存而不論案而不斷若曰記事論世自史氏職我不能越為代也敢曰無可說焉而不屑也者是以說還說也丹麓王子可謂恭矣

張祖望曰王子年著拾遺記撫拾魏晉遺事以姚馥金登茂先海苔列之卷首今丹麓以梁尚書家清徐中丞至孝為開卷第一高于東陽崖谷人遠矣

葉林屋曰此一部佚史也雖單辭癖事足以傳人晉王右軍功業文章不入世說而獨稱其工書政不以此掩彼丹麓是書傳人之志也惟其單癖于是乎不朽

毛稚黃曰王子丹麓著今世說所載大半同時交好不然亦其所知者也其人寂寂者固不遐遺至若或負重名或已鼎貴而丹麓輒取片語微事寫之乃轉覺其栩栩然行閒字裏幽隱畢現畫家六法以氣韻生動為最難此卷之墨妙極矣雖然丹麓固欲以獎美傳其人然按其標部由漸而至末佳處固多佳或亦有佳而猶未免是病者連城之壁光氣如虹有微類焉則良工亦不掩之是在解人善讀書耳

吳慶百曰劉氏世說語本塵尾松枝所成蓋何平叔清談之餘後之竄入者大不類本書以彼片言單辭另存鑪錘足甘口吻非凡響能及耳丹麓雅人頡頏二晉睹此

便欲突出其上。近與梁氏玉堂錄汪氏說鈴同行鼎峙文苑矣。

黃主一曰。丹麓先生鍵戶著書。花木竹石。位置幽閒。四方名流過武林者。必願交先生。先生即其著述。採其可紀者。依劉義慶例。集為今世說。一時才人學士。風流逸韻。具見是焉。交遊道替。旅進旅退。萍梗泛然。先生以朋友為性命。凡纖芥之長。不啻口出。并為傳之。其樂道人善。留心人物如此。

丁素涵曰。臨川王世說。多採漢魏兩晉逸事。風流綿邈。至今傳之不衰。丹麓王子繼而為今世說。窮搜廣輯。較之古昔。為尤難。然其博稽雅贍。不減臨川。此書一出。卓如初潭。元朗語林。直可覆轡矣。

鄭官五曰。世說新語。多載王氏事。而太倉二王先生。又刪定而批釋之。何王氏之多賢也。茲編縱橫採掇。而遠識拔俗。與前代諸編。指趣則一。豈惟一世。雖千百世。其若貫矣。一以為談助。一以為要畧。非青箱緘中。安得有此。

周數文曰。今世說。言簡而味長。耐人尋繹。如入桃花源。步步俱著勝地。其書故在語林初潭以上。

叔驚瀾曰。世說新語三十六條目。今闕其六。或疑不及臨川王。不知南陔白華。未嘗

有詩夏五號公何妨或缺況舍短取長愈見立心深厚手是編者毋謂松溪臨川古今人不相及也